

## 遇见好书

## 纵横山河 我有袈裟

□孙燕凌(河南平顶山)

一次偶然的机缘,知道了《山河袈裟》这本书。

及至拥书在手,方知作者名叫李修文。一篇篇读下去,竟然那魔一般停不下来,深深被作者那极具美感、充满悲悯之情的文字弄得意醉神迷,不知今夕何夕;更被其中的篇章俘虏、绑架,甚至沉溺于某些段落或章节里,忽而痴呆忽而飞升。

之后,我方知,作者是70后小说家,现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,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以小说《滴泪痣》《捆绑上天堂》出道。《山河袈裟》是他继小说后,沉默十年创作的第一个散文集,收录了三十三个单篇。

目前,关于《山河袈裟》,我只读了其中二十几篇,但这些篇章却让我反复品读,欲罢不能。我一遍遍问自己——散文竟然可以这样写?很多时候,书本合上了,思绪却仍在书中人物的悲欢里游走、奔突,拽不回来。以至于写下这些文字时,我不自觉地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或震撼着,仿佛不写不足以平息自己的内心,不写不足以倾诉自己的共鸣甚至澎湃。

先看看作者的自序:“收录在此书里的文字,大都手写于十年来奔忙的途中,山林与小镇,寺院与片场,小旅馆与长途火车,以上种种,是为我的山河。在这些地方,我总是忍不住写下它们,越写,就越热爱写。十年了,通过写下它们,我总算彻底坐实了自己的命运:唯有写作,既是困顿里的正信,也是游方时的袈裟”。如此坦荡明了、干净纯粹的开场白和自我定位,足以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。

再看看书中部分文章的标题:《羞于说话之时》《每次醒来,你都不在》《阿哥们都是孽障的人》《苦水菩萨》

《长安陌上无穷树》《青见甘见》《在人间赶路》……看到这些标题,就像一个人流落于举目无亲的荒野,骤然遇上多年未曾谋面的知己;又似记忆深处窖藏的一坛老酒,被春风掀开了盖子;更似前世今生的一段姻缘,玄机点破,却又犹抱琵琶半遮面……

是的,就是在这种欲罢不能的牵引和邀约下,我跟随作者时而到达除夕夜里冻雨潇潇的黄河边,走近一帮不能回家过年,只好用苍凉的西海固兰花、青海花儿一遍遍夜当歌的民工(《阿哥们都是孽障的人》);时而来到大海一隅的孤寂小岛,跟终日与几只孔雀为伴的安徽小童子莲生开荒种菜,数着浪花度日如年(《鞑靼荒漠》);时而又跟随他沉醉于深夜酒巷,在生活最底层体察人间疾苦、世态炎凉和偶尔微醉时的忘乎所以及锥心的疼痛(《每次醒来,你都不在》)。更多时候,作者笔下的苍生韧劲十足又被生活打上沉重的烙印。多年来,这些鲜活在他笔下的人物、故事,既给了作者一双智慧的眼眸,又给他插上翱翔的羽翼。或者说,《山河袈裟》本身就是作者体悟生活本质、吃透生活底蕴,向人类最先进最本真的方面自觉而行的注目礼,同时又是作者敢于直面当下国人内心及生存现实的冬日惊雷。

每个人来到世上,都有自己的活法,也有自己的使命。卑微者有卑微者的狡黠,大智慧者有大智慧者的静笃,如此,世间便自有阴阳调和、冷暖交替、黑白轮转。同样,每个人也都要在世上找到一个出口或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,可能是喝酒、恋爱,也可能是纯粹的暴力。想明白这些,便什么都能理解、容忍了,因为世界本来如此。难得的是,所有这些对的不对的、应该的不应该的,都在作者的悲悯之笔下有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,或者说借助理作者一颗菩提之心,安放了它们,宽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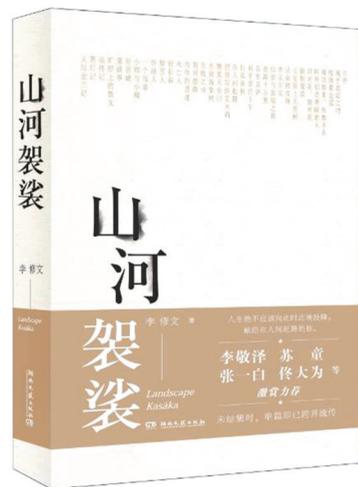
了它们。这就是作者的独特高明之处。《长安陌上无穷树》里有无端殴斗的无厘头,也有甘为人师的绝症患者;《小周和小周》里那个爱笑爱养鸽子、爱冒雨奔跑、崇拜周迅、善良纯粹的女孩小周,到最后不得不嫁人、又因忍受不了丈夫吸毒、生活极度艰难而跳长江身亡的小周……

卡夫卡说,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;海德格尔说,人仅有一个世界是不够的;苏东坡说,长恨此身非我有,何时忘却营营;地藏菩萨说,地狱不空,誓不成佛。《山河袈裟》作者说:是的,人民,我一边写作,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。就是这个词,让我重新做人,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。

一直以来,我自以为是的散文不外乎情怀、情趣、情思诸领域,如《山河袈裟》这般在题材上打破常规,独辟蹊径,剖析心灵,扎根大地,深广而专注;语言文字又石破天惊,笔暖苍生,剑指黑暗,百转千回,苍凉而热烈;把小我的恩怨、冷暖、生存放置于整个社会大背景下的庄重、大智慧、大慈悲令我汗颜。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所言:李修文的文字不可闲看,如万马中举头望月,如青冰上开牡丹,山河莽荡,天长地久。

与一个人缘分的深浅,靠修行,与一个作者一本书的缘分呢?我想应该靠缘分。无论近在咫尺,或是远隔天涯,因了一本书、一篇文章的介质,让本来素昧平生的读者与作者相遇、走近,并产生欣赏、共鸣,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精神营养、文化润泽,这是多么珍贵而美好、神奇而幸运的事情啊!

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《山河袈裟》的作者那样,即使困顿不堪、寸步难行、四面楚歌,也要想办法在自己的山河里纵横捭阖、中流击水、杀出重围。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袈裟。



## 征稿启事

唯有读书,缓解荒芜。晚报副刊推出栏目《遇见好书》,期待您把自己遇到的好书以及读到好书时的感受,写成文字发给我们,与鹰城读者一起分享阅读带来的快乐。要求:1.近几年出版的新书;2.文字优美,表达简洁;3.作品原创,内容健康向上;4.1200字左右。来稿邮箱:wb-fk@pdsxw.com。期待您的佳作。

## 人生百味

## 老家的核桃树

□刘蓓(河南平顶山)

一听到糖包甜甜地叫我爸姥爷,就想起我的姥爷。

姥爷小时候读过私塾,当年是十里八村唯一的文化人,他毛笔字写得漂亮,一到过年,总有认识的不认识的邻居拿着红纸、墨汁上门讨对联。

姥爷以前住在半山腰,像是拦山砍了一刀,砍出个平地盖了几间草房。周围只有这一家,房子没有栅栏,门口空地上摆着一块大大的石头,就算是桌子,旁边还有两个石凳。说是石凳,其实也就是两块小点的石头。石桌旁种着一棵参天核桃树,据我妈说,那是她小时候种下的。

每年秋天,姥爷都会拿着长长的竹竿打核桃,而我则欢天喜地地在树下捡。那些核桃特别大,皮也厚,姥爷用石头把外面的青皮砸烂,打开核桃,再仔细把核桃仁上的黄衣剥掉,露出白生生的仁儿,最后递到我嘴里。半个核桃仁哪能满足我这个馋猫?可是鲜核桃不剥皮总是生涩难吃,我只好

眼巴巴地等着姥爷慢慢剥皮,口水流了一石头。

小时候最爱回老家,跟着姥爷总有好吃的。每次回老家都是上午,到家时姥爷已经去后山放牛了。知道我来,放牛回来,姥爷手里总是拿着各种树枝,树枝上有时候是酸枣,有时候是沙棘果,有时候是野柿子,更多的是我至今也叫不出名的红红的浆果。

后来我上中学住了校,没有那么多闲余时间回老家了,姥爷就把这些果子背过来。每周从学校回来,家里总有好吃的等着我。

再后来,姥爷年纪越来越大,身体也越来越不好,冠心病、高血压,不是腿疼就是腰酸。他的口袋里总放着那个金色的小葫芦——速效救心丸。心脏不好的老人最怕冷,我家有暖气,姥爷每年冬天都到我家调养身体,来年开春再回老家,因为他放心不下家里的两头牛和一园子的菜。

那年我高三,许是因为在城市过年少了些热闹,或是不愿爸爸妈妈一边担心我的学业,一边还要照顾他,姥爷跟妈妈说想回老家过年。考虑到他这几年身体还不错,妈妈同意了。

意外总是来得那么猝不及防。那年冬天,后山着了大火,姥爷在山下看到火苗,赶紧跑着去救火,没想到半路犯了心脏病,倒在地上……他没来得及摸出那个救命的金色小葫芦,就撑不住了。直到现在,一提及此,妈妈就满心的懊恼和悔恨,后悔不该让姥爷回老家过年。

当时我正在郑州参加艺术生考试,为了不影响我,家里人一直没告诉我,等我知道了时,姥爷早已入土为安。连姥爷最后一面都没见到,成了我这



辈子最大的遗憾。

姥爷刚走那几年,我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没有离开,等到秋天,还是会有个人背着鱼皮袋子,敲开我家的门,从机器猫的口袋里拿出各种野浆果……

如果姥爷还在,我也不记得他应该多少岁,大概有90多岁了。我只记得他笑起来时,满脸的皱纹像是盛开的菊花,慈祥又可爱。